



## 童書旋風初探—

# 由2001年惠特比文學獎談起

英國諾丁罕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

蔡明燁

**當**菲力浦·普曼 (Philip Pullman) 以《琥珀小望遠鏡 (The Amber Spyglass)》一書，在今年1月22日摘下第30屆英國「惠特比文學獎 (The Whitbread Awards)」的「年度代表作 (Book of the Year)」桂冠時，普曼一夜之間創下重要的里程碑：這是「童書作家」首次獲得重量級文學獎的正面肯定！

1971年設立的惠特比文學獎，雖然在國際媒體上不如「布克獎 (Booker Prize)」那麼知名，但卻是英國文學界備受矚目的大獎。近來曾獲該獎「年度代表作」殊榮的作家和作品，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尼 (Seamus Heaney) 的詩集《精神層次 (The Spirit Level)》、阿特金森 (Kate Atkinson) 的首部小說《博物館幕後 (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Museum)》、佛爾曼 (Amanda Foreman) 的傳記作品《喬治亞娜：達文夏公爵夫人 (Georgiana: Duchess of Devonshire)》，以及天才詩人泰德·休斯 (Ted Hughes) 的《生日信札 (Birthday Letters)》和《來自奧維德的故事 (Tales from Ovid)》等。

惠特比文學獎分成五個類別：小說、首部小說、詩集、傳記和童書。每年年底，各組獨立的評審團分別提名、篩選出不同類別的得獎者，然後隔年年初，再由各奪魁作品中選拔、揭曉最後的得主。每個評選小組都有3位評審，但童書評選時，會增加兩位年輕的小評審。今年其他四類獎項的得獎名單分別是：尼特 (Patrick Neate) 的最佳小說《十二酒吧藍調 (Twelve Bar Blues)》、史密斯 (Sid Smith) 的最佳首部小說《像棟房子的東

西 (Something Like a House)》、希爾 (Selima Hill) 的最佳詩集《班尼 (Bunny)》，以及索哈米 (Diana Souhami) 的最佳傳記《希爾科克之島 (Selkirk's Island)》。

往年「童書獎」得主並不被列入「年度代表作」的最後競賽，而這個不成文的規定也曾一再遭受質疑，尤其當「哈利波特」旋風席捲大西洋兩岸，造成童書和童書作家的身價水漲船高之際，對「童書」一視同仁的呼聲也愈形高亢，終於使普曼獲得了參選的機會，並輕而易舉擊敗其他4位可敬的對手，成為惠特比文學獎創獎30年來，第一位抱走「年度代表作」的童書作家，獨得兩萬五千英鎊的獎金（合約新臺幣125萬元）。事實上，羅琳 (J. K. Rowling) 曾以《哈利波特和阿茲可班囚犯 (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)》，於1999年加入「布克獎」的戰局，普曼的《琥珀小望遠鏡》，也曾在2001年秋天入圍「布克獎」競選名單，只可惜雙雙敗北，因此短短數月之後，普曼能夠再接再厲，於惠特比文學獎中脫穎而出，比羅琳提早一步搶登文學大獎的寶座，對他個人而言可能更是意義非凡。

至於文壇對此事的反應，有人以為這是惠特比文學獎企圖吸引媒體的目光，刻意標新立異造勢的結果；有人以為「童書作家」能夠得獎，顯然是因為「嚴肅文學」的創作者太弱，反映出惠特比文學獎的品質正有下滑的趨勢；也有人以為普曼之能稱王，不過是目前「童書當道」的發燒效應，隨著「哈利波特」系列小說和電影風靡全球，乃至托金



(J. R. R. Tolkien) 的《魔戒 (The Lord of the Rings)》以最新的電影面貌造成盛況空前，促使片商和書商將全副注意力放在童書市場，以便發掘新的金礦，於是在大勢所趨之下，普曼變成了新的英雄。

但在上述負面而表象的評價之外，也有兩個正面的觀點正在逐漸形成，而這些辯論所觸及的，可以說才是文學創作更重要的核心。第一個問題是：將文學分成小說、首部小說、傳記、詩集和童書等五大類別，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意義？這個問題其實已是老生常談，例如1998年的惠特比獎「年度代表作」光環，落在休斯《生日信札》的頭上，但因這本詩集毫無保留地記載作者25年生活的心路歷程，反倒更有自傳的色彩；相較起來，佛爾曼在1999年以《喬治亞娜》傳記封后，在她細膩而巧妙的筆觸中，細心的讀者處處可在喬治亞娜身上找到英國黛安娜王妃的影子，但也正因這種心照不宣的今昔對比，許多文評家認為「喬治亞娜」的故事讀來更有「小說」的味道！於是從這樣的論點延伸出來，對各類文學體例的重新辯證，便一直是英倫文壇的熱門爭議。

第二個問題是：一般對「童書」的定義是否真的合理？正如普曼所坦承的，他並不是為兒童而創作，他的小說是為所有的愛書人而寫；一個小說家如果設定自己的創作目標只是要寫給「兒童」，不僅是對小讀者的侮辱，也是自毀前程。同時指出，兒童讀者和成人讀者唯一的差別，便是小讀者們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，很少為了向人炫耀或趕搭流行列車而閱讀，他們通常為了自娛、啟發、興奮和刺激而讀書，換句話說，他們並未失去閱讀層次上的純真；可惜的是，當人們的閱讀經驗變得比較世故以後，反而容易忘記閱讀的樂趣，從而陷入書籍行銷市場的迷陣。

普曼一向以說故事的技巧見長，但故事背

後更有深刻的寓意，環繞著生死、愛與信仰的主題，難怪他的小說不僅吸引了無數小讀者，也受到廣大成年讀者的歡迎。《琥》書是「黑色素材三部曲 (Black Material's Trilogy)」的完結篇，其中第一部為《北極光 (Northern Lights)》，第二部為《奇幻神刀 (The Subtle Knife)》，內容敘述孤女里拉 (Lyra) 準備拯救被「雄火雞」綁架的朋友羅傑時，無意間聽到有關神秘客「灰塵」的談話，於是在救出羅傑之後，里拉也想尋找「灰塵」，途中遇到小男孩威爾 (Will)。12歲的威爾正在尋訪失蹤的父親，但因誤殺了人而遭警方通緝，威爾擁有一把奇幻神刀，可以切開區隔空間的物質，從而進入不同的空間，當里拉遭到綁架之後，威爾為了營救里拉，展開了新的冒險，各種錯綜複雜的線索，都在《琥》書中獲得了解答。

惠特比獎評審團表示，普曼在《琥》書中對信仰的論證，比路易士 (C. S. Lewis) 更強而有力，因此曾擔心《琥》書並不符合「童書」的要求，直到兩位青少年評審消除了他們的疑慮，才以「普曼的世界是如此完整且完美，所涵蓋的天空無限寬廣」為由，讓這部佳評如潮的著作摘下最佳童書獎。但隨後在圈選「年度代表作」的過程中，評審團又曾一度為了把大獎頒給一本童書所可能引發的議論而躊躇，幸而再次想到了路易士對文壇所做的貢獻，終於在短短兩分鐘內，一致通過了讓本書得獎的決定。

綜合上述兩大問題的鋪陳，以及評審團所曾經歷過的兩番掙扎，我們所得到的一个啓示便是：文學的分類充滿偏見，不僅容易對作家，也容易對文評家和愛書人造成不公平且不必要的限制，其中「童書」更是問題最大的一種。或許挑戰「文學分類」的既定模式，以及我們對「童書」和「童書作家」成俗的窠臼，是面對這波新的童書風潮與本年度惠特比文學獎最重要的思考面向。